

散文

小姐绣楼

韩振远

绣楼,一个香艳的名字,旧时大家闺秀的居所,又叫闺房或闺阁。唐朝诗人沈佺期《三歌》中说:“璇窗窈窕秋夜长,绣户徘徊明月光”,把绣楼带入了

一种凄婉忧伤的境地。绣楼太容易给人丰富的想象,让人情不自禁。佳人居住的地方,至少应该花香馥郁,竹影摇曳,风景优美。《红楼梦》中描写的潇湘馆一带,清泉一派,修舍数楹,曲折游廊,翠竹掩映,梨花芭蕉。仙境一般把人带入了一个美景佳人的误区。其实那是贾府给已经当了贵妃的元春看的,林黛玉不过是借住而已。在处处讲究伦理纲常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中,小姐绣楼通常修建的低矮狭窄,是整个宅院中比较差的建筑。

第一次看到绣楼,是在太行山深处,如今被称为“皇城相府”的午亭山村。鳞次栉比的豪宅中,相府小姐的绣楼简陋的让人不能想象。一道过厅,两厢矮屋,走过院子,正房就是绣楼了。没有雕栏玉砌,花草扶疏,更谈不上清泉流水,房顶没有脊饰剪剪,光秃秃的一座四合院,让人实在难以认同这就是相府小姐居住的地方。当年,康熙皇帝宠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孙女陈静渊曾长期在这里居住。绣楼名曰“悟因楼”,是父亲陈豫朋所题,取“悟却前因,万虑皆消”之意。然而,陈静渊的忧郁岂是几个字能够消得。陈静渊自幼才华横溢,聪慧好学,工诗善书,一生中有多半时间在绣楼中度过。“十三上楼,十四盘头,十五出阁”,嫁人后,年轻寡居,又回到了这凄冷幽闭的

地方。入夜,秋叶飘零,月色溶溶,凄风萧萧,秋虫叽叽,幢影魑魅,陈静渊不由悲从中来。

空庭寂寂晚风寒, 月色溶溶映画栏, 无数扶疏花竹影, 小窗红烛坐更残。

身处绣楼,孤独寂寞的陈小姐也许只能这样赋诗抒怀,聊影长叹,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像红烛一样销蚀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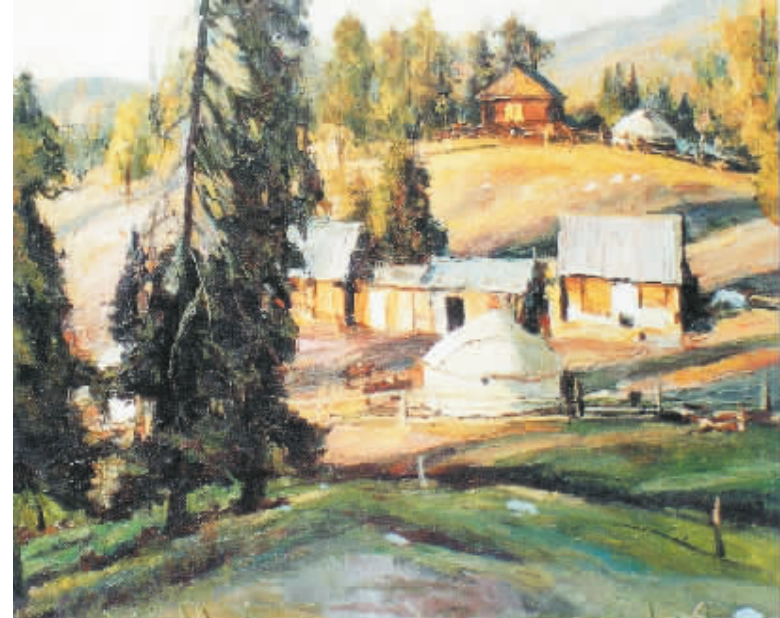
黄河岸边的破口古镇,明清时期曾经是山西著名的商埠,镇内古朴气派的豪宅连片。甲申年初夏,我与几位友人住进了一位名叫马世恩的农民家里。我们入住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破口拍摄电视连续剧《民工》,厢房里住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女演员,老马夫妻为我们腾出了自己居住的正房。夜晚,一群人跟老马夫妻坐在院子里闲聊。月光残照,清风习习,不远处的黄河涛声轰鸣。对面的房子在地上投下一片阴影,一位女演员问:“这座房子原来做什么用的?”

老马回答:“小姐绣楼。”

女演员瞪大眼睛,说:“小姐绣楼就是这样呀!”那是现在院子里唯一不能住人的房子。白天我已仔细看过,房子属砖木结构,三间两层,残破简陋,下面堆放杂物,走上一道狭窄的木楼梯,上层就是当年小姐居住的地方,如今空空荡荡,积尘盈屋。女演员围着绣楼走了一圈,叹息:“小姐怎么会住这种地方。”话音未落,几只蝙蝠飞进去,扑塌

塌响,弄出了动静,像有人在上面打,接着,又有鸽子咕咕叫,声音怪异凄厉,女演员顿时花容失色,呆在绣楼下半天说不出话来。

距破口古镇不过二里的西湾村陈家堡,是当年一位陈姓破口富商内眷居住的地方,屋内高低错落的明清建筑枕山临水,依势而立,尽显古朴之气。在一座逼仄的小院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小姐绣楼,还是那么残破凄凉,让人望之而生惜愴之意。紧依楼梯的院墙上开着方不过一尺的小洞,似碉堡上的枪眼。细看,却又显得微小。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说:“这是专门给小姐们留的。”爬在洞口往外看就明白了,方形的洞口别有洞天,外面是一道坡,远处是狭窄的村巷,往来行人尽入眼底,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朋友说:“这洞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几个人围着洞口看了又看,感叹不已,遥



夕照图(油画)

周大正

想当年,幽居的年轻女子满怀着渴望,每天不知道要在这洞口前望多少次。

那一年,我走过了山西的许多古宅院。丁村明清民居,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每一处大宅院里,都藏着不止一座绣楼,每一座绣楼都在诉说着旧时大家小姐们的忧伤,一座座都是那么逼仄,一座座都是那么凄凉,全然不是想象中的环境优雅,花红竹翠,脂香四溢,玲珑别致。

各个绣楼中的陈设,都是依照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再加上想象布置的。一张古钟,两张靠椅,几副仕女图和数张纸笺,再加上朦胧的帐幔,把绣楼渲染的古色古香,充满了浪漫情调。但人去楼空,空荡荡的绣楼总给人以凄凉萧瑟的感觉,当年独居闺阁的大家小姐们,无外乎在清清冷冷,凄凄惨惨戚戚中,如相府小姐陈静渊诗中所写的那样,过着一种“终日掩扉成独处,一炉香篆一蒲团”的生活。

这个愿望就是让岑浩活下来。

只有保住了岑浩,也就真正报答了好朋友当年的救命之恩。让岑浩活下来就必须拿下高地!

山棱线右侧上下而下的枪声猛然激烈起来,姜伯玉心中又微微一震:岑浩太急躁了!分手时他忘记了对自己的朋友说一句话:不能着急。他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开枪,把主要危险引到自己这边来!

他回头俯俯在身下草丛中,身后的二班和三班班长猛地挥了一个“向前进”的手势,随即冲锋枪的枪口朝前伸了出去。他是神枪手,对于在三百米距离内击中各种靶子是绝对有信心的!

他已经用准星圈套住第一道堑壕内敌人两挺轻机枪中的一挺,“哒哒哒——”一个清脆的短点射打出去了。那挺轻机枪哑了!像是姜伯玉的一声枪响点燃了弹药库,从他的身后,散布在山坡上的十几支冲锋枪和两挺轻机枪也叫了起来!一串子弹飞向山上去,同上面飞来的子弹在空中铿锵有声地碰撞着,落向第一道堑壕的敌人。刹那间,敌人阵地明显乱起来!一队刚刚支援到高地北坡去的敌人又乱纷纷地跑回来!——岑浩那边的压力可以减轻一点儿了!

敌人的重机枪疯狂地将弹雨泼

文苑精英

唐诗之路

夏吟

说起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提到“唐诗之路”,不少人却感到陌生。可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唐诗之路”,它在浙江省东部的剡溪之上。

从古都绍兴出发,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沿江前行,即入剡溪,由剡溪溯源而上,经新昌的沃江,天姥,最后便至天台山石梁飞瀑。这是一条风光绮丽、山水奇美的水上旅游线。这条古道,就是被人们称谓的“唐诗之路”。它源于天台华顶

山,全长约200公里。唐代文人名士为追慕魏晋遗风、先秦文化及史前传说,往返天台山都要经过此地。史料记载,李白曾入浙江,三人剡中,写下了诸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晓望》、《同友人舟行游越作》等篇章。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句。杜甫在剡溪流连忘返4年之久。据粗略统计,唐代有300多位诗人或隐游或宦游于此地。其中有“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有“饮中八仙”的贺知章、崔宗之;有“诗圣”杜甫;有“中唐三俊”元稹、李绅、李德裕;有“晚

唐三罗”罗隐、罗邺,等等。另外,孟浩然、崔颢、王维、刘禹锡、贾岛、杜牧等都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诗篇。

这条古道,何以如此受人墨客的青睐?因为这里有天台山、会稽山、四明山三大名山盘结环抱,居中豁然开朗明朗,风景独特迷人。这里还有许多神奇的神话和典故,如公子钦巨鳌的神奇寓言;有刘阮遇仙的美丽传说;有支遁买山隐沃江的邪闻;有洞天福地的峻绝;有古城大佛的雄伟,等等。诗人们置身其中,便心旷神怡,诗情顿发。因此,诗人们都乐意一路载酒扬帆,飘逸奔走这条古道,旅游、观光、作诗吟对,久而久之,便走出了这条闻名遐迩的“唐诗之路”。它曾为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载体作用。

内容枯燥的“帝王家谱”,而是既有皇帝的幽默、军阀的人性,乃至中国普通大众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憧憬与迷茫,苦痛与欣喜,当然,更不缺乏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在描述天安门广场历史真实的同时,作者还有意使那些厚重的内容活起来,但他们并不想因此而占据一个历史代言人或者是架构者的位置,因为历史本身丰富内涵,比起任何演绎来都是毫不逊色的,两位作者之所以比较频繁地引用正史资料,显示出他们对这一点有相当的自信。

新华出版社出版

黄河路位于金水区境内,东起郑东新区永平路,西至沙口路,全长近10公里,宽35米,是郑州以河流命名的路名之一。

黄河路最初叫纬六路,是省会从开封迁郑,按照城市规划,选址旧市区东北部沙荒、庄稼地上开始建设行政区时,在这一区域新建了

由于天长日久地风化,积水点较多,道路破损严重。自1985年起,从文化路至经三路段,2350米,开始全面治理,埋设排水设施,经三路至东明路段修成沥青碎石路面。1998年,黄河路西段与京广铁路平交道口修建成立体立交桥,给人的出行带来了方便。

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郑州城市框架的拉大,郑东新区迅速的崛起,黄河路自2002年7月,向东延伸到郑东新区,名叫黄河东路,全长4362米,宽60米,双向8车道,为建这段路,从设计、建筑、装饰、通讯、供水、排水、电力、热力及燃气各部门都拿出了最高水平。值得关注的,是整条路快车道之间留足了绿化空间,12米宽的绿化带把这宽阔的道路装扮得绿意盎然。为保证道路安全畅通,乘客上下车方便,修建了先进的港湾式站点。

现在的黄河路,东边有蔚为壮观的立交桥把郑东新区和老城区联结一起,成了横贯东西,通往新区的第二条主干道。它的变化有目共睹,真是旧貌变新颜,显现出现代大城市繁华、宽阔、整洁、气派的风采。

1955年5月,从植物油厂到卫生路铺浇柏油路;1964年自卫生路到文化路铺筑煤渣路面;1966年到1970年,黄河路修筑路面完毕。但

新书架

《天安门广场断代史》

潘启震

作为中国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天安门广场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书就其形成而发展展开追溯,70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交织出的故事,无一不使人感慨万千。发生在这块弹丸之地上的举一动,无不牵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有的甚至在世界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此,天安门广场承受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变迁

和新的历史可能性,并简单、粗糙、平静地一代代继续下去。但有思考、有想法的作者,却会把历史作深层次的叙述与提炼,既为启蒙救世,也为文化的流传。通过本书打开的一扇窗去了解天安门广场,会有一些豁然开朗的感觉。

作者无意将本书作为一个“历史写作”的范本,更不想让读者失望地发现,这只是一本流水账式的“历史年鉴”或

感笔

岁月流转

吴军

到杭州旅游,就为了想去看一处名叫“满堂桂雨”的风景。在书上早就知道那个地方了,觉得这四个字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难以说尽的美。当我终于坐在阳光洒落了满地的桂树丛中,一阵微风轻轻吹拂过来,我惊呆了,那时,身在其中,才更加体会到了“桂雨”二字的无穷妙处。平日里读那些典雅的古代诗词,只知道古人把缤纷的落花比拟成红雨,已经非常生动,没想到“桂雨”二字的意韵更胜“红雨”数倍。是何人能有那么美好的才情,竟然想出了这“桂雨”一词,替许多人在流逝的时光中留存了一份生动鲜活的风景,真是难得。仔细想想,的确如此。“红雨”二字当然是美的,却经不起太多的推敲。比如和桂花同一季节出现的芙蓉,花落的时候朵朵飘坠,和桂花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芙蓉的花朵如苹果般大小,若是称其落花如“雨”,未免有些牵强。而桂花飘落如雨,则极其真切。不但真

切,而且空灵。不但空灵,“桂雨”二字中还蕴涵着赏花人的脉脉深情的心灵感受,让桂花活在人的记忆里,生动在流转的时光中,真的很好。由“桂雨”的绝妙和生动,我又想起了记录孔子日常言谈的那部《论语》,虽然字里行间都是大智慧和见解,却都是孔子在无意间无心说出来的。看来,伟大的思想和人间的美丽都存在于日常言谈和平凡的事物里。不过,需要有人用心体会,才能感知到其中的妙处。“桂雨”一词也是这样,欣赏的人如果不用心留意,其中的美妙也会很快烟消云散的。

不禁又想起著名作家沈从文来了。据说,沈从文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吃糖果。有人对此很感兴趣,问他为什么对糖果情有独钟。沈从文微笑着回答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家乡湘西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后来,他离开家乡,长期在外漂泊,每次默默思念那位美丽的家乡女子时,他就放一颗糖果在嘴里,细细咀嚼,嘴里就有了甜蜜的感觉,那一刻,在绵绵的思念里,在糖果甜蜜的味道里,他就仿佛和那年轻美丽的女子站在一起了。从此,不论身在何处,只要一想起那位年

轻美丽的女子,沈从文的嘴里就有一种甜蜜的滋味悄悄浮起。于是,吃糖果就成了一种美丽的习惯。回味着沈从文的这则旧事,我不禁也沉浸在一种甜蜜而美丽的想念里。对于才情横溢的沈从文和他的文字,我一直怀着无限的喜欢。我想,当沈从文的舌尖和也许是他的故乡湘西的山水,还有那蜿蜒的石板路,那雅致古朴的吊角楼,以及丝丝缕缕的袅袅乡愁。但是,在这故乡的风景中,最美的,应该是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的微笑,她溪水般清亮的眼眸,在沈从文的心中无疑都是最美的。

不论时光怎样流转,美的事物总是永远存在的,比如杭州那满堂如雨的桂花,比如沈从文记忆里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切美好的风景和幸福的感觉都会在有情人的心里珍藏着,并且会始终生动如初,鲜活如初,美丽如初。

永遇乐 题郑州黄河小顶山毛主席视察黄河像 马玉林

千古风流,伟人神像,小顶山处。拂去硝烟,征尘未洗,又关民路。大河横渡,生灵危困,试问苍龙可缚。定乾坤、长缨在手,信步苍山道。东流逝水,波涛依旧,且看长堤永固。两岸芳园,稻香千里,曾引江南妒。闲寻旧迹,山河新貌,犹记当年几许。黄河事、殷勤办好,豪情再续。



原野(水彩画)

全福

三

程明的号音透过密集的枪声传到姜伯玉和岑浩耳中,两个人脸贴在地下,会意地相互望了一眼。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却已在心灵里交谈了千言万语:

“伙计,上吧!” “没有退路了!” “你带二排从右边上,我带一排从左边上!”

“今天咱们俩要一块儿报在这几儿,倒也挺好!” “咱们俩还有一排呢!他们别想占太多的便宜!”

两个人几乎同时向卧倒在自己身后洼地里的一排和二排挥出一个向上进攻的手势。

姜伯玉和岑浩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的不同寻常的友谊是少年时代结下的。

姜伯玉离开藏身的石缝前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岑浩乃至全连今天都凶多吉少,中原有的一个愿望就变得明显和强烈了。

这个愿望就是让岑浩活下来。

只有保住了岑浩,也就真正报答了好朋友当年的救命之恩。让岑浩活下来就必须拿下高地!

山棱线右侧上下而下的枪声猛然激烈起来,姜伯玉心中又微微一震:岑浩太急躁了!分手时他忘记了对自己的朋友说一句话:不能着急。他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开枪,把主要危险引到自己这边来!

他回头俯俯在身下草丛中,身后的二班和三班班长猛地挥了一个“向前进”的手势,随即冲锋枪的枪口朝前伸了出去。他是神枪手,对于在三百米距离内击中各种靶子是绝对有信心的!

他已经用准星圈套住第一道堑壕内敌人两挺轻机枪中的一挺,“哒哒哒——”一个清脆的短点射打出去了。那挺轻机枪哑了!像是姜伯玉的一声枪响点燃了弹药库,从他的身后,散布在山坡上的十几支冲锋枪和两挺轻机枪也叫了起来!一串子弹飞向山上去,同上面飞来的子弹在空中铿锵有声地碰撞着,落向第一道堑壕的敌人。刹那间,敌人阵地明显乱起来!一队刚刚支援到高地北坡去的敌人又乱纷纷地跑回来!——岑浩那边的压力可以减轻一点儿了!

敌人的重机枪疯狂地将弹雨泼

洒在他的四周。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努力恢复镇静,“你不要岑浩着急,自己也不要着急。”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那块岩石后面俯伏了多久,直到听清身边不再有敌人重机枪子弹落地的声音,才快速向上跃进。姜伯玉在新的射击位置上显得很从容,他第一枪击毙了山棱线那边增援过来的敌轻机枪射手,接着打掉了另外两挺轻机枪,然后又一枪一个地干掉了敌人的两名冲锋枪手,才转回头去,朝坡下的二班和三班挥了一下手。

一直卧倒在岩石和草丛中的进攻队伍明显被副连长的胜利鼓舞了。姜伯玉先是看到二班长从一块石头后面抬起头,兴奋地对身后的战士们嘶哑地喊了一句什么,率先向坡上高姿运动起来;接着,三班的战士们也从他的左翼展开了攻击运动。

姜伯玉只来得及朝前面的进攻队伍高喊一声:“注意隐蔽——”就见正在奔跑跳跃的二班长突然两手向上一扬,身子像被谁拦腰斩断了一

样,颓然倒了下去!

是敌人的重机枪击了他!

一股怒意冲上姜伯玉的脑门儿。

眼下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那挺重机枪。他要打掉它!

他把枪口抬高,再次修订了标尺,瞄准高地主峰下平台棱线中央那个喷火的枪口。距离两百米上下,他看不到火光后面敌人的重机枪射手的脸,但他工夫练过横瞄射击。“哒哒哒——”一个脆亮的短点打响了,敌人重机枪枪口的火舌登时熄灭了!

山棱线西侧距敌人堑壕很近的方向骤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冲啊——”“缴枪不杀——!”他判断出这是岑浩带着二排冲进高地北侧的一道堑壕里去了!姜伯玉悚然一惊:“你是不是太沉着了!……不能让岑浩赶到我前面去!”他四肢同时用力,一下从射击位置上手提轻机枪直立起来,大步朝前奔去,一边大喊:“同志们,快向上冲啊——”

他忘记主峰下平台棱线上敌人的重机枪了。方才他击毙的只是一名射手,并没有打掉其余的敌人。等他注意到一串香烟贴着地表的草叶“刺溜溜”地飞来,腹部已被像人用烧红的钢筋猛地穿了几个贯通。姜伯玉“呀”地叫了一声,并不响亮,向前一个趔趄,扑倒在草地上。

连载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的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我,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过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我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学。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拒绝的话,签过官依然显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可挑剔。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会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五)万里之外的援助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都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过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我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学校确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们必须告诉我,他们

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